

沈从文全集

# 沈从文全集

第16卷 ● 书信

..... SHEN CONG WEN QUAN JI

1980年—1988年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8~2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4-9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书信集 - 中国 - 现代 ③杂著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85 号

---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 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 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在江陵城外

王弻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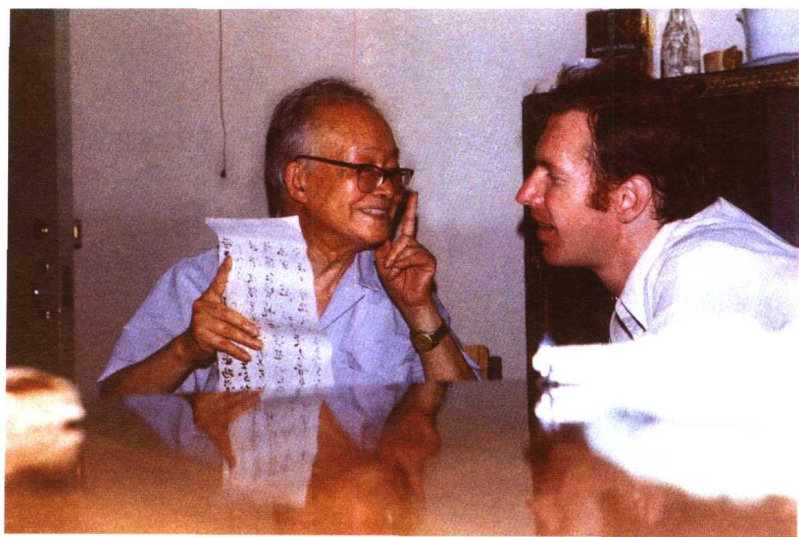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时 17 载终于在 1981 年冬出版, 作者夫妇  
和编著此书的助理王弆在样书前合影

王亚蓉 摄



1982 年春, 沈从文到湖北江陵研究楚墓考古新发现时, 观看王亚蓉摹绘

王弆 摄



1980年夏沈从文为来访美国青年学者金介甫讲解诗作 王亚荣 摄



1982年10月1日上午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

板书内容: 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青一代的。中国俗话三十年为一代, 我作品多经过了两代, 所以应当忘记了。最近才开始许可有人研究我, 凌宇是北大唯一因研究我得硕士的。



1984年4月与作家萧离共同鉴赏苏州研究复制的明十二团龙十二章袈服  
旁为张兆和

王矜 摄

一九八〇年



## 致 徐 盈

盈兄：

经月不见，但愿年中全家康乐。我大致因体力衰退，半月前流感上身，时好时坏，直到后来被逼去医院一量，才明白体温已接近四十，打了什么庆大霉素针三天，体温虽已平复，事实上并未全好。听熟人说，这次流感不易好！迟早忽然报废，意中事也。

转致徐昌霖<sup>①</sup>先生信已见到。承昌霖先生厚意，拟把我四十五六年前早已过时旧作<sup>②</sup>，试改成电影打算，好意可感。诚如你说的，如果能事先看看《湘西》中《常德的船》一章，和《凤凰》一章，会得到些新的启发和理解。其实《沅陵的人》一段叙人事，也有意思。另外介绍酉水王村景物，也十分素朴逼真，且相当重要。只是十分可惜，照最近新闻报道，王村下面的“凤滩”已改成发电廿五万千瓦大水电站，那里上面两岸最美的景物，大致已全部永远淹在水中了。且闻一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专研究我作品，家在酉水上游“里耶”的凌宇同志说，茶峒渡口已有个大桥，日有上千大小汽车往来。就我廿年前记忆，具有相同或更好看渡口背景的，还不

少。同样山城却待找寻。一是沅陵附近马蹄驿<sup>③</sup>（上官庄）村子，若值秋冬之际，四围山色红紫烂漫，简直是一种人间奇迹。即宋人最高画迹中亦不及万一。另一是距自治州仅廿三十里的“张八砦”，同样是一泓清水，四围远近山色红紫烂漫，最难得处，是一个渡口和小船，简直还保留千年不变。可是事实上这廿年人为的变化，看来也早把原有景色的“静”，完全改变成为“闹哄哄的”生产区了。在川、黔、湘边沿上，肯定还有很多可以代替而且更出色的、可作背景的地方，不仅北大凌宇同志熟习，州立大学校长龙再宇同志，他曾作了廿年副州长，可能更熟习。加之交通方便，若能从州上得个吉普车，照州上指点，就龙山、松桃、秀山等等各处走一趟，得到的印象，会相当深刻具体，有助于工作必极多。时间总在春秋二季为宜。若兼用故事中的划龙船景象，却必在旧五月初五到十五一段时间。酉水和辰河至今还保留竞渡习惯，以辰河为壮观。并且我估计，这事是会取得州上及各县文化馆负责人乐意协助的。但也会遇到些不可免麻烦，走个几十处，照了大量单镜头，大部分近于白费。主要原因，是地貌已变。动用吉普，过路处必较平坦公式化，想望能够较从容的坐小船，慢慢的在静静山谷里碧水一潭中，在缓慢桨声中沿流上溯，所能领略的“静”境，已不易得到。相反，希望小船在翻腾恶浪中如飞而下行的惊险迅速，也无从领略。我在廿四年写《湘行散记》所享受的风雪种种，以及辰河中百十只拢岸船只形成的乱糟糟热闹气氛，全都不容易再见到了。即在沿河小村镇市集时的热闹，如接近凤凰十里之“长宁哨”，或依旧还保留点原状，可以利用。但那里已全是苗



人，且到处将不免被穿“干部服”的新式人物影子所破坏，以至于到唱歌时，也会成为流行电影明星大会串式合唱所淹没……我估计的受时间影响失去的，肯定还不止这些。即留下的自然景物，部分虽不易变化，但成为公式新型红砖建筑（一排排既不适用，又不美观的玩意，却必然到处存在，就使人毫无办法处理它），将会要想尽方法避开，也避不开。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这种统一式房子！

前些日子，老乡李振军和贺捷生两位到小羊宜宾，曾谈到春天时，邀永玉夫妇三家六人，一同回湘西去各县绕个十天半月。若能成为事实，一定可得到些最有用的新印象。因为李在湘军中作政委多年，又曾经主持过湘西生产工作，熟习十多年来人事和自然方面许许多多。真的能那么走一回，肯定会取得不少新而有用知识，可供昌霖先生参考的。但说说好玩，真的要动时，恐怕就不容易了。特别是我，已不比七四年上黄山时行动那么利落。

家中还有个正将升高中的沈红，“候补书呆子”一般，一天口中念念有词，背各种公式，准备应付考试。通常是每天一吃完晚饭或在洗碗时，即在炉子边垂头睡去。或随后洗脸洗脚时，即因过累，手巾一扭干，而睡倒如泥。必待到九点左右，才由奶奶叫醒，为了准备明天课业，又复口中念念有词。一般最早到十一点可以被催请上床，经常却挨过十二点，有时要上午两点。明早五点，奶奶可又即得排队去为之买牛奶，回来再催唤“孙小姐”起床。这里那里收拾一番，看看表，“不成不成，奶奶，我来不及了，七点会迟到！”于是有时脸也来不及洗洗，为调配好的炒面也来不及吃，门也关不

住，天还不大亮，就向学校溜了。使得个作奶奶的为这候补书呆子忙得个不亦乐乎，那还敢认真研究研究，居然能抛下这个家不问，去湘中看看风景？事实上老伴乐意去，我也去不了。

今年在历史所定下了个计划，等于自我缚定。二月中应完成的工作，大都还有待搬个家，有了个可以把大量工具书摊开时，才能算是工作真正可以着手进行。但这个新家，到目下为止，还是抽象存在事物，便不敢想望，半年内是否可以实现。所以不论如何却不能离开。因为国内有的是万千大事待解决，我这么一个小人物的住处算个什么？任何设想，看来都将成为“纸上谈兵”。说“争时间做几年工作”，能作的已有限，决不可能还产生什么奇迹。人既已磨到了快八十岁，在这么磨蹭中完事，竟像是宿命上定下，无可避免。这就是“现实”，必须承认并接受这现实，才算懂事、明理、识大体！

近来看了几篇文章，都写得很认真细心，也写得极好。一是北大凌宇先生的，因同是湘西边缘地区生长的，所以对我那些旧作作具体分析时，引申材料，多极具体。令人担心处，是作者因家乡情感过重，使人容易感到“誉美过实”，明日时事一变，易使他受累，因之使我转增忧惧。文章④不多久即将发表。另一是上海师院邵姓同学⑤作的，则就上海各大学公私图书馆所得报刊及单行本，为按年、月，某文于某刊某期发表，作成“长编”方式，一一列举出来（不久或将作为一本资料性专书发表），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因为这些作品在五三年既已宣布过时，又早已在全国性



范围内付之一炬，还有人如此用心周到，来调查研究，不能不使人痛苦！至于湘潭大学两位青年教师工作，似不必再费心思，免得白费精力。他们实充满好意而来的，这一点我很明白，可是却不知从何说起。我介绍他来问问你，主要只希望告一告他们，你们近五十年来，对我本人工作种种，留下个什么印象，就足够了。谈别的似不必要。我也无什么好处值得称许。

他们所在的环境，从表面上说，有许多方便。就事实而言，湘中湘南的话语和湘西话语就少共同处，缺少欣赏可能。从书报言，也远不如上海北京便利。甚至于可以说，基本条件就极差。唯一本钱，大致只靠苏雪林<sup>⑥</sup>在武汉大学一篇讲义。而这个苏教授，却是个不好招架的典型神经质女人，一切但凭感情出发，作论文更不在例外。骂我时，正把鲁迅捧上了天，而次一年，却用“快邮代电”奇特方式，罗列若干条罪状，讨伐鲁迅。或许是文章内容过于离奇可笑，国民党武汉报纸也不乐刊载，她自己花钱由武大印讲义的印刷厂为印出的。可算五四以来文坛笑料之一。所有鲁迅专家，大致已少有人知道有这份重要史料的。至于对我，大致经过凌叔华<sup>⑦</sup>一说，告他我不仅是听到点点苗人传说，事实上生长住处，全县都是苗人。凌还不知道，我本身也算得是个苗人！不仅仅在军队里混了几天，一家还是军人，事实上混了三代！又介绍些她根本没看过的作品。感化过来了。因此待抗战时，我借住东湖边耿丹<sup>⑧</sup>家中（似大革命红五军长家，和李书老隔壁），这位感情充沛的立法委员兼批评家，一再要请我，吃了一顿饭，反复解释当时讲义中的胡说如何不得体。我对于

她这一切，只能报以微笑。她可料想不到凡是武大中文系的学生，谈及我的作品时，却无不用她的胡说作为“心传秘宝”！而上海香港凡是一折八扣印的沈某某选集，也无不沿用她的胡说作为样本。香港新印的选集，还直接用她那文章作为序言。而苏本人呢，不多久，即荣升国民党立法委员。南京解体时，随同逃至广州，终于又转入当地天主堂成了修女，不久即去法国……现在上海一位邵同学，还同样把她那个讲义中一段引为五四以来时人对我主要正面评论文字。不得已只好告他，这是国民党一个立法委员的判决书。现在若还生存，每天必跪在圣母前作祷告。不问从正面、从反面说，那篇文章都无什么用处。内中虽有些赞美我处，反不如把我作品骂得一文不值极左批评家的文章有反面作用！

第三，是个在香港出名的作家萧忻中<sup>⑨</sup>写的三卷《现代中国文学史》，用“司马长风”名义出版。从五四到四九，收罗材料可真不少，且似乎极熟习文坛内部情形，比目下国内左得可爱的批评家认识都深刻而具体。对左的作家称赞也极有分寸，惟对文化官的成就可少赞美。听说他父亲是中医院一级教授，年八十过了，目下还在工作。我觉得除了把我习作估计过高，为不大得体，此外这本书可以说很像一本有内容有分量的作品，值得告城北看看。谈五四到抗战，有许多材料还是国内一般教书人少知识的，本书却介绍得客观而清楚。（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sup>⑩</sup>，在美团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这个工作，比起来，我们似乎和别的生产差不多，也落后了。我们在“一面倒”的情形下，随心所欲的把鲁迅小说



捧为天下唯一，大学里教书的也异口同声。且把作家照政治方式排队，在国内的优势，显然是很成功的。可是八大学院新出一本现代文学史，估价极高的作品，向香港推销，即不成功。翻译出的作品百十种，印行了千千万万册，也都达不到应有效果。主观愿望行不通，却是事实。即利用在外还活动的韩素音、赵浩生等作喉舌，在国内得到种种特殊优待，出去宣传效果也并不大。听回来的相熟朋友说，这几位很少受有知识的人尊重。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首长，始终不懂国外行情，如同外贸推销某种轻工业品差不多，大大赔本，还不容易讨好。商品有的还可放在港澳街上作处理品减价出售。有的作品或译本，无从处理，或只有一焚了事。所谓本质上不过关，仅靠“装璜”或“廉价”，还是不易收效的。首先即不明白外人最讨厌“文化官”，一提官，人即感到没兴趣，败口味。而我们做官的，却只想方设法出国作领队人（或使自己几个亲信出去作领队人），名为“文化代表团”，缺少的恰好是文化。架子大而能力低，有时在吃、喝、住、行且闹得笑话百出。这些“帮倒忙”的人物，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原来是“一面倒”权威批评家盲目捧出来的。事实上也是照政治排队方式定了点，而被捧的。若这些权威批评家，还始终在位，且特别受宠，那就只好一切照样下去，什么双百方针，也只会如南方近日情形，老封建受鼓励大大出笼，而真正有见解有分量的作品，却不大可能会抬头的。和这次文联选举差不多，一切由“内定”，倒也省事，只是形式如此如彼而已。这些“理事”空名衔，居然西北、东北有五个省市还落了空，直到有人要“查票”，才又加入二三位。我既不在场，

很希望这是个不可信的谣言。

弟 从文 候

一月九日

---

徐盈 原名徐绪桓，记者、作家。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① 徐昌霖 电影导演，时任职于上海电影制片厂。

② 旧作 指《边城》。

③ 马蹄驿 实为沅陵以东的马底驿。下文“张八砦”，实为吉首境内的张排寨。

④ 文章 即凌宇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后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⑤ 邵姓同学 指邵华强，时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⑥ 苏雪林 现代女作家，1931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后定居台湾，历任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教授。

⑦ 凌叔华 现代女作家、画家，30年代任武汉大学教授，60年代后定居英国，1990年病逝于北京。

⑧ 耿丹 革命烈士。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任汉口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任十五军副军长，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辞去各种职务。8月11日被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杀害。

⑨ 萧忻中 为胡忻平之误。胡忻平原名胡灵雨，笔名司马长风。香港作家，文学史家。著有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等。

⑩ 夏志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史家。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等。